

文艺观察

观文艺之象,发思想新声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国内影视界创作推出了多部主旋律题材电视剧作品,生动、深刻地展现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百年奋斗历程。《觉醒年代》《中流击水》《山海情》《大决战》《伟大的转折》等电视剧作品在叙事上呈现出新的特点,对革命历史的表现更具深度和新意,也赢得了众多年轻受众的青睐。

强烈的历史自觉

近期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着力探寻革命战争历史的深处与细部,体现出强烈的历史理性和自觉。基于对党史、军史的熟稔,创作主体将历史视角扩大并前移,切入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革命实践,充分展现那个风雨如晦、复杂残酷的历史时段里,中国共产党的艰辛探索,展现革命先烈们忠贞的革命信仰和理想情怀。多部电视剧作品将叙事的重点放在革命处于低谷和转折的关键时段,使故事从一开始就充满矛盾冲突和戏剧张力,剧情精彩好看、跌宕起伏,亦展现出创作主体高度的历史自觉和自信。

电视剧《大决战》的创作正是基于这种视角前移的历史观念,和已成为经典的电影版《大决战》“三部曲”拉开一定距离。电视剧《大决战》没有将叙事起点定位在决战时刻,而是将叙事时间整体“前置”,以重庆谈判作为开场,将一组毛泽东在飞机上俯瞰满目疮痍的华夏大地的镜头作为全剧颇具隐喻性的叙事原点。在这组镜头中,抗战胜利后的中国濒于内战边缘的大动荡图景得以清晰呈现,与毛泽东身处高点的俯视图形成了精妙而寓意深长的反向对立。该剧的叙事展开颇具匠心,用了将近8集的篇幅,既反映了东北民主联军在四平战役后的低潮期中为鼓舞士气开展的“诉苦运动”,又反映了我党在东北广泛开展的土地改革运动,还呈现了国民党军进攻占领延安等剧情。这些“漫长”的铺垫看似与“大决战”无涉,实际隐藏着日后共产党领导发动辽沈战役、实施战略大反攻的重要伏笔。共产党依靠“诉苦运动”和土地改革在东北地区获得了大量的兵员、充足的物资储备和扎实的群众基础;而反观对手,则是国民党反动派倒行逆施险恶用心充分暴露的过程,实际等同于向外界宣布了国民党反动派在政治博弈和国际道义上的破产。

电视剧《大决战》对“决战前的低潮”颇具匠心的艺术处理,为后面剧情的反转做好了铺垫,欲扬先抑的叙事策略不仅使得剧情更富戏剧性张力,而且更加贴合历史的真实,凸显出历史本体与剧作文本的同构性,也使观众获得了更加震撼的审美体验和更加深刻的观剧感悟。

与之相类似,今年初开播的电视剧《觉醒年代》,开篇亦有着从“历史低点”切入的布局结构。其开场以1915年袁世凯政府接受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作为全剧叙事的楔子。共产党早期的先驱们也正处于探寻、摸索革命道路的艰难状态中。他们对国家民族的晦暗现状和前途命运感到困惑、焦虑,而当时根本没有现成的理论和经验可以作革命救国的参照。如此,该剧第一集仅两个叙事段落下来(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陈独秀、李大钊东京起誓共寻救国路),不仅有了“未成曲调先有情”之韵味,还奠定了全剧的总基调并设置了最大的悬念:在内忧外患的近代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先驱们将如何找到拯救国家和人民的正确道路?

与《大决战》“低点”开场之后一路凯歌高奏不同的是,《觉醒年代》的“低

历史自觉与叙事创新

近期主旋律题材电视剧创作回眸

■张弛

点”叙事在全局中屡有反复。全剧第二个“低点”则是剧情进入到中段。一战结束后,巴黎和会上列强对中国命运之“措置”,对中国的利益及国格都是极大损害和侮辱。这也是全剧的叙事转折处,因它直接引发了剧情后半段的高潮——五四运动的爆发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从整体看,《觉醒年代》从1915年国家命运的历史“低点”起步,而后则是对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的精彩描绘,然后又进入“低点”——巴黎和会协约国对中国主权利益的分割。两个“低点”间插入一个“高潮点”,前后文本相互照应,整体剧情跌宕起伏,让观众看后直呼过瘾。同时,主创者如此的叙事安排也让观众看到革命者在认识真理和实践真理过程中走过的曲折道路,看到革命者为救国救民所做出的不懈努力和巨大牺牲。

革命的青春主题

回望百年党史,无论是战争年代抛洒热血的革命者,抑或是建设、改革时期锐意进取的创业者,他们大多是风华正茂、勇于拼搏的年轻人。今年播出的众多主旋律题材电视剧作品,大多数讲的都是年轻人的故事。如在电视单元短剧《理想照耀中国》里,我们看到的是以年轻人为主体的故事。

即便是第二单元《守护》,主角是个风烛残年的老人,但其背后站着的却是老人的儿子——当年正年轻的革命先行者张人亚。

在《觉醒年代》里,我们甚至可以借助“青春”这个主题词,看到国家、个人与革命之间的某种同构性。首先我们看到了1915年那个刚结束封建王朝统治的中国依旧孱弱不堪,军阀乱政、外强霸凌、国力衰弱……在那样一个风雨如晦的时代,无数进步青年和先进知识分子渴求并寻找着救国救民的崭新出路。此处,新生政权之青春与革命者之青春达成同构。

青春是激越而无畏的,我们看到当年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创办起《新青年》杂志,勇敢地竖起了反封建的旗帜,在文学、哲学、教育等方面向封建思想发起了猛烈抨击,在当时中国社会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大潮。我们在剧集中能看到早已不再青春的蔡元培的书柜里竟然放有“炸弹”,那是他年轻时为反抗清廷而自制的武器,亦算是蔡元培独特的“青春记忆”。

然而,青春又是焦虑和无助的。在《觉醒年代》里,我们看到因巴黎和会上列强瓜分中国主权,年轻的北大学子郭心刚因此而一夜愁白了头;看到了民主进步人士易白沙苦寻救国之策而不得后的精神幻灭和殉道式的自戕……《觉醒年代》中的这些青春人物是文化领域的精英,他们用青春的激情寻找着救亡图存的道路。而其中的一些人如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等,并不仅仅满足于理论救国,他们勇于将理论用于寻找救国道路的实践,不畏艰难牺牲,终于在国内外环境的双重磨砺中成长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者,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杰出代表。此处,革命事业之青春与革命者之青春又形成同构。

无独有偶,反映脱贫攻坚题材的电视剧《山海情》,也是一场年轻人谱就的时代颂歌。《山海情》是一部聚焦“小人物”的、用平民视角和现实主义手法来表现“国家叙事”的写实作品。剧集将穷乡僻壤、荒滩戈壁这一本无法产生太多审美感受的地理空间作为叙事的展开地,将一个对口扶贫的真实故事娓娓道来。故事的主角是刚从农校毕业不久的年轻扶贫干部马得福。他深入宁夏农村,带领广大村民艰苦开荒,经过不懈努力终于将西北荒原变成了“塞上江南”。电视剧中,马得福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太难了”。然而,不难,怎能表现环境的艰苦;不难,怎能表现创业的不易;不难,又怎能体现千千万万年轻下乡干部们在国家脱贫攻坚事业中献出的青春和创造的辉煌成就。

“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这是李大钊先生27岁时所写文章《青春》中的一段话。这段质朴而不凡的“致青春”的表达,正好可以概括出上述作品所呈现的艺术共性和青春特质。

保持严谨叙事态度

整体而言,近期的主旋律题材电视剧创作,在叙事上屡有创新和突破。但仍须提高对细节的把握水平,始终保持严谨严肃的叙事态度,力争实现历史真实与艺术创造的平衡。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对影视剧创作而言是值得深入挖掘的富矿,也是必须严肃、审慎对待的重大题材。创作主体在充分吸收、借鉴叙事艺术的诸多新方法、新元素、新表达的基础上,更须秉承深切的历史自觉和严肃、严谨的创作态度。如此,才能有有着深厚历史和政治意蕴的重大题材转化为广大受众尤其是青年受众喜闻乐见的中国故事,让主旋律叙事更加有效、有情、有力。

点亮理想的光

——关于高满航长篇小说《爸爸星》的笔谈

笔谈

文章立处,观点凸显

郑茂琦(本报助理编辑):高满航的长篇小说《爸爸星》(新蕾出版社2021年6月)书写了一个现代版的军爸与军娃间的寓言。什么是“爸爸星”呢?是主人公黄斌“和战友们为黄豆放飞的,也是为所有孩子放飞的”星星。“爸爸星”这个词极富寓意和想象力,好似一幅描绘火箭军部队夜间演习场景的儿童画,在夸张变形中透露出孩子的心声。在火箭军军官黄斌看来,他必须扛起军人的使命和担当,为儿子黄豆和其他孩子撑起一片和平安宁的天空。但在黄豆看来,爸爸像从地上飞向云端的星星,虽然新奇美丽,却也只能隔着山河遥望。孩子的词语看似稚拙,却有无穷的韵味,往往能震撼成年人的心灵和思想,启人深思。

小说中,在黄豆3岁的时候,黄斌问黄豆想要什么礼物?黄豆起身,伸出小手指向天空说,我要星星。入伍多年,黄斌很理解军人这个称呼背后的艰辛,孩子与父亲的感情也需要培养。父亲何尝不想摘下闪闪发亮的星星,满足孩子愿望。但生活中看似触手可及的事情,在军人家庭中有时竟像摘星那么难以实现。

黄斌在部队,黄豆便在他的想象中成长。这是多少军人家庭的真实写照。当无法满足黄豆的愿望时,黄斌就想,这也算是对黄豆的一次挫折教育吧。人的一辈子总有意想不到的突发状况,总要经受这样或那样的困境。成长本身就是一个不断跨越的过程。

故事如果只写到这个层面,只是在诉说军人家庭的困难,那么主人公也只是个姓名不同的“回家少”的人。作者显然意识到,思考不能止步于此。从这个基本的故事出发,作者笔锋一转,把笔力集中在军人家庭的幸福与荣光。学校组织到黄斌所在的导弹旅参观,在爸爸同事的介绍中,黄豆重新认识了爸爸黄斌,弄懂了黄斌一次次不辞而别和突然失踪。还有一次,黄斌参加国庆阅兵,黄豆和妈妈在电视机上看到了黄斌,爸爸也成为同学敬佩和仰慕的“明星”,这些都让黄豆感受到了爸爸作为军人的崇高,知道了爸爸是个英雄。

值得指出的是,军人为强军事业可以奉献青春乃至生命,但这绝不会削弱他们对亲人的爱。作者深情地写道:“爸爸星犹如种子,早已孕育在黄豆五彩斑斓的梦里。”做爸爸的责任,不仅在对儿子的陪伴,还必须给儿子树立一个榜样。在这一点上,黄斌是幸福的。他像“爸爸星”一样耀眼,点亮了黄豆生活和

前行的路。

从文本结构上看,作者也是匠心独运。小说不仅从黄斌的角度记叙儿子的成长,而且还从黄豆的视角去观察世界和理解爸爸,父亲眼中的黄豆与黄豆眼中的父亲依次展开。在书中,读者既看到了黄斌“有任务”时的苦衷,也能理解黄豆在愿望频频落空时的失落。视角的交替变换,既在章节之间构成了父子的情感对话,也让故事更有悬念。

不过,视角变化和代入的前提是,作者必须无限贴近孩子的思维世界,去构思父子间的交流。书中记叙了黄斌一次回家时的场景:黄斌以为黄豆在想爸爸,见了面肯定亲得不行。可当他放下行李试图抱黄豆的时候,黄豆却转身想跑,看甩不脱黄斌,竟“哇哇”哭了起来。这个细节刻画得极为准确,孩子不可能会思念陌生的“爸爸”。写小说也不能失真。

小说中虽然没有撼人心魄的英雄壮举,却有很多动人的细节。比如,在洞库里密闭生存期间,每天都看不见太阳。某天,一个老兵“升起了”一轮火红的太阳,其实是一幅画着太阳的画。作者写道:“那个老兵班长不是第一个升太阳的人,就像这个老兵也不是最后一个……”

鹿永国(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研究生):《爸爸星》是一本“献给孩子们”的书。高满航因在给女儿挑选暑期读物时不满于类似书中英雄主义的缺失,于是在《爸爸星》中寄托了自己的文学理想和对孩子的期许与爱。

小说中,黄斌与黄豆的父子关系在当代军人家庭中很有代表性。结尾处,黄斌在昏迷中迟迟没有醒来。我们理解作者不忍让黄斌死去的善意,但这又何尝不是在婉转表达军人的牺牲,暗示军人的子女也需要在离别中学会成长?所以,《爸爸星》是献给孩子的一份礼物,也是军人父母写给军娃的一封信意味深长的家书。

小说中,许多官兵手皴裂、脚冻肿、脖子 and 后背的皮脱一层一层是常态。他们将根深蒂固扎在军营里,不讲条件地完成使命,直到退役。作者高满航钻过“山清水秀,一住就够”的密林,翻过“远远望去并不怎么高,到了跟前才看出它的高大”的山头,也踱过“在河道里冲撞石头的格外响亮”的流水。这些体验让作者明白,正是无数火箭军官兵的“无名”,铸就了大国重器的“有名”。这些无名英雄的故事,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如此,《爸爸星》又不仅仅是一本写给孩子的书,更是写给像主人公黄斌一样默默坚守的火箭军官兵,写给那些默默奉献的无名英雄们的。为此,《爸爸星》选择了交叉叙事的方式,通过不同视

角将同一事件进行多面展现,使得故事更加立体,带领读者以多重视角解读黄斌乃至理解新时代革命军人。

还需要提及的是,叙事简洁是此书的一大特点。当黄豆指着导弹发射时留在天上的尾焰,问是不是星星的时候,作者没有进行煽情处理,而是让黄斌直接说出那是“爸爸星”。叙事上主动留白、刻意平淡,反而让简洁的文本有了丰厚的意味。

《爸爸星》中的军嫂于丽颖从未流露一句埋怨,更多的是义无反顾地支持和理解。她把担忧化为润物无声的关爱,默默照顾着黄豆与家庭,平静而有力量。文中对于丽颖着墨不多,但现实中这样的军嫂却有很多。尽管于丽颖在与黄斌恋爱时,也有过不解和挣扎,但最终跟随黄斌奔赴军营。从这个意义上讲,《爸爸星》也是写给军属尤其是写给军嫂的一份告白。

《爸爸星》让我们认识了在群山掩映中铸造强军利剑的那些平凡英雄。他们沉默着,用忠诚与血性守护着大国重器,让我们懂得了什么才是厚重的人生与英雄的情怀。

张成旺(北部战区海军某旅干事):《爸爸星》为读者呈现了和平时期军队、军人的真实样子。高满航军校毕业后分配到基层部队担任新闻干事。在他的采访记忆里,像小说主人公黄斌这样默默坚守在高山密林间的火箭军官兵太多太多。黄斌面临的问题、遇到的困难、承受的误解等,也是很多军人尤其是常年奔波在任务一线的官兵不得不面对的。他们怀揣家国天下的坚定理想,无私无畏、默默奉献,以血肉之躯筑起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钢铁长城。他们是英雄主义的忠实践行者。

小说直击心灵的细节有很多。比如,黄斌形象地将导弹比喻为飞上天的“爸爸星”,那一晚给黄豆留下了深刻印象。黄斌与黄豆用“门门90分”换取第二次看“爸爸星”这一约定,激发了黄豆努力学习的热情和决心,也牵动着后续事件的发生。“爸爸星”既是小说的文眼,也是一位父亲对儿子深沉的爱,更隐喻着新时代革命军人对国家和平安宁与人民幸福安康的守护。

“我无名国有名,以无名铸成名”是小说中一位退伍老兵离开军营前留下的话,体现出一位普通老兵对军营的无限眷恋和满腔爱国热忱。小说结尾处,黄斌积劳成疾,昏迷不醒。如此开放式的结尾,作者是有深意的。作者给孩子们讲述身边的英雄故事,在告诉他们真实的部队、军人生活的同时,也希望他们永葆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希望。《爸爸星》是一颗种子,在孩子们心里孕育着家国天下、宏阔理想的同时,也引导他们勇敢坚强地健康成长。这也是军旅文学的一种魅力。

回归生命本真的书写

■戴荣里

他感到亲情的弥足珍贵和世间的诸多差异性。这种同理心,放到他挂职归来后对村民的深切思念上,更容易让读者产生共鸣。

从繁华的北京来到挂职的乡村,小村的冷清、寂寥,出乎陈涛的意料,也让这位挂职干部有了强烈的心理落差。核桃树成为他心灵的寄托。围绕核桃树,陈涛想起很多往事和故乡的亲人;在核桃树下观察小镇的变化、纯真的的小女孩送给他核桃并希望他一气吃掉的真诚与可爱;镇上工作人员打核桃的单调,都会激起陈涛内心深处的思想涟漪。这使得核桃树有了一种象征意味,传递给读者一种单纯却又复杂的人生况味。

简陋的办公、食宿条件,没有打垮这位年轻挂职干部的信心。相反,陈涛在挂职期间,针对村里的诸多现实问题,慢慢理出头绪,拿出了最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为学校购置图书,为村里修路,通过耐心交流,改变村民的观念……陈涛的不懈努力,让乡村逐渐有了改变。

山区清新的风景和村民质朴的胸怀,不断让陈涛内心深处荡起温情。《在群山之间》里,读者可以和作家一

同感受山村湛蓝的天空,无垠的草原,奔跑的羊群、骆驼和扑棱四飞的野山鸡……陈涛没有把两年的挂职岁月以年计数,而是将其当作生命中的24个月,一点一点地去真切细腻地感受、经历、品尝、咀嚼。在《甘南漫行》一文里,陈涛用穿插、留白等叙事技巧,细腻生动地描写了草原的壮美和游牧文化的有趣。

两年的挂职生活,让陈涛在艰难中受到磨砺,他更加明晓乡村生活的艰难、农民的善良和质朴、乡村干部的坚守担当……陈涛思想上的变化不是语言上的简单描述所能概括的。触动心灵的感受,让他的语言有了更强的穿透力。他由旁观到融入,从表象描写到深入事物本体,耐心感受着农村生活的万般情愫,并渐渐升华着自我的人生格局。

《在群山之间》中不乏真实生动且感人至深的细节,在平凡中蕴含着真挚情怀,于文学描述中蕴含着哲理性思考。该书不仅仅收录了20篇优美的散文,更蕴含着一位作家对中国基层社会的真切体验、耐心观察、深刻思考。

佳作读评

品味艺境,引领审美

一个作家遇到有别于日常生活的感受,往往会书写出不同一般的文字。对“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青年作家陈涛而言,在甘肃农村挂职两年的特殊经历,恰似开启了这样一个触点。

挂职经历让陈涛开始反刍故乡农村生活的多重滋味。两年的时光像筛子一样,过滤了久居大城市而积攒的彷徨、焦躁,留下的是坚定、沉着的心境。阅读陈涛的散文集《在群山之间》(辽宁人民出版社2021年7月)时,我会被他笔下的细节和抵达的意境所深深吸引。从形而下的叙述上升到形而上的思辨,陈涛完成了一次文字的长途跋涉。

从农村走向城市读大学的欣喜,让陈涛体会到农村亲人牵挂背后的力量。他在文章中写到病床上的奶奶,写到爷爷平和亲切的言行,写到大学时代对故乡的怀想,正是最初的这种城乡对比,让



青绿山河图(中国画) 曹天龙作

长征

第5274期

